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二十一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未幾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上以裴度爲知人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

兵矣師道以爲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
將尹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
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
衡六月癸卯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
有賊自暗中突出射殺之又入通化坊擊裴
度傷其首不死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
急捕我我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
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
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

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
其姦源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
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
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
無狀衆多疑之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
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
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詔以王承宗
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卧二
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

裴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
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
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
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
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
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
請於私第見客許之范氏曰揚曰巽而耳目
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效
也詩曰周爰咨詢言人曰事君之職也德宗
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咨
身保位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
古以來未
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決

疑之則初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
夫而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
托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
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
之是以上下相
蒙而政愈亂也

十一年春正月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等
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
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
而蔡燕趙並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
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也上不

聽按是時平章事張弘靖亦以為兩役並與
恐国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乃征恒冀帝不

為之止弘靖力求罷出為河東節度使范氏
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礼有大臣之体
矣其後卒捨恒與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
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二月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

六月高霞寓唐鄧等節度使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
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
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
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

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

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亦稍息

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簡好甄

別流品又數請罷用兵八月貫之罷為吏部

侍郎本傳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云云時

討蔡以宣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

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

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

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

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
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
罷之皇甫鏐張宿皆以幸進宿使留青裴度
欲為請銀絲貫之曰宿盡使吾等縱不能斥

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怨陰構之又與
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為吏部侍郎○
氏曰韋賢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
建中始於討魏及齊而燕趙蔡皆應之卒致
涇卒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之功也今
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弘靖同寔
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為難
矣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
必於進取豈善為師者哉況當用兵之時尤
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相而拜
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縝亦以聚斂得拜
方決流潰癘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体腹心
幾完而頓弊歟

十二月以翰林學士王涯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

十二年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
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
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
問之對曰臣請自往嘗戰上復謂度曰卿真
能為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
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
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恐臣
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為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

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揔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

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鄉遠貶貶茂和永州司馬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楚爲中書舍人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

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

有功度本傳度上還都統以避弘然實行都

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奏罷監

軍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羣本傳羣

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

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累遷右補闕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數陳謹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

凡奏議待群署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人

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他學

士不得上言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

遂王嫡而禮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群

為禮王作讓群奏大凡己當得則讓不當得

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為太子帝從其議舞

特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群以為

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

進戶部侍郎十二年平章事

九月李逢吉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

罷逢吉為東川節度使

李祐言於李勣曰蔡之精兵皆在泗曲及四

境拒守守州城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

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勣然之冬

十月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

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之是月勣入蔡以

檻車送元濟京師且告于裴度其諸將攻戰次第自見丙

記度遣馬揔先入蔡州慰撫度建彰義軍節

度遣馬揔先入蔡州慰撫度建彰義軍節

入城李勣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度將避之勣
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
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及者尚
多不可下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

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

泣本傳云度以蔡牙卒悻悻下云云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

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

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聞殺餘皆不

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范氏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其賦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獷狃之

俗為驩虞之民其後取瀾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

誠之效歟○按韓愈淮西碑曰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凡蔡卒二萬五千其不樂

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又曰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

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

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呼而起左殮右溺為之擇人收餘備

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言天子明聖不知今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

順往斧其凡叛有勳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裴度傳

汝弼奚恃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亂天
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
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
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十一月裴度以馬摠為彰義留後度入蔡州

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

至郟城遇之復與之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

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本傳云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

摠為淮西節度使武夷胡氏曰詞命貴無長語昔裴中立平淮西功亦大矣制詞大畧不過曰燕弧載素楚廣旋

已愚按此杜牧辭也

十三年上命六軍修麟德殿右龍武統軍張

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

白宰相翼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

月以奉國為鴻臚卿文悅充威遠營使於是

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

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

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

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三子為質及獻
德棣二州輸稅租請官吏弘正為之奏請上
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
之夏四月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
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詔雪主承宗及成德
將士復其官爵

秋七月下制罪狀李師道公宣武等道兵共
討之按師道乞遣于入上方委裴度以用兵
質尋又反覆故也
門下侍郎李夷簡自謂不及度求出鎮以夷

簡充淮南節度使

胡氏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材之所不能而嫉

能者寧舍萬鍾退就遠外使天子伸其
叛之志裴度展濟時之畧可謂君子矣

八月王涯罷為兵部侍郎

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
圍曹州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
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
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
結吐突承璀鏞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
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

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群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罇異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况罇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罇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罇身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

劇不宜爲相至如罇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罇自知不爲

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罇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罇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以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由是罇益無所憚程昇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范氏曰人君賞

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繫人迫以考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中丞蕭俛劾奏其狀裴度崔群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

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

上晚節好神物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乃因皇甫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十一月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藥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按憲宗是時心術之靈至於如

此而裴度方以用兵自任畧無一言以獲上之過何邪於是乎有魏古大臣之業矣

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無搖心矣上從之是

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揚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

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

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

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

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

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胡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而

皋陶其用賢不貳湯有天下選於眾而相伊

尹其終始惟一是天德也

無意氣相合資之與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

無常守而愛惡後焉故漢景平七國則亞夫

死晉武符堅則謝安退德宗還京師則陸

贄逐憲宗定淮蔡則裴度法廷推迎公希意之

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此范蠡所以甘賤貧者也

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賤貧者也

大是時憲宗任官官掄進主平異鑄結士突

雖以羨餘得相其黨熾甚非裴度與崔群極諫

上反謂度為朋黨益信黨論乃人主與小人

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信不為後世之

哉

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

中三日乃歷送諸寺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

諫上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

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

貶愈為潮州刺史

十四年二月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沿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又自便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不可師道遣之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副使張暹令斬悟暹密以告悟悟執二使

殺之勒兵入城斬師道函首送弘正營弘正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河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約束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待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

朕志非所欲也

胡氏曰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纂述主德請付史官

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句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

任之憲宗為之罷退宰臣黜除朝士亦衆矣
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
益重流言易生而生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
上推而弗居度之靈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
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當時所
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
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臣救君子之所
為衆人固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讒見疎獻後
固寵者淺淺乎知度矣

斐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

詔度充河東節度使時史館脩撰李翱上言

興太平昔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
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
疑屏邪佞而不濶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
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

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此六者政之根本
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
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
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
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為事臣恐大功之後逸
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
高枕自安逸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按翱
所謂正直似指裴度崔群輩所謂邪佞亦指
皇甫鎛之徒奈憲宗不察何未幾鎛
引令狐楚為相茲邪之黨愈盤固矣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

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

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

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

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

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分也願陛

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

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范氏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昭

然可觀矣崔群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為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

初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

鎛譖群於上曰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

時鎛給邊軍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

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

懼欲自殺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凶懼群具

以中外人情上聞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

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群鼓扇將以賣真

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十二月以群為湖南

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鎛矣胡氏曰甚哉憲宗之不學

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已為聖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侈心也

受之已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斬一何陋歟聖者無不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孝

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鎛錢穀小人焉知理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已之

有無擄人所稱即認為實是感之大也使誠
有之群焉得而損之使誠無之罇烏得而與
之良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後法之心生故
邪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則無此失或問
人臣之義不當諂諛是也君父有德善勳勞
發而揚之亦不可耶曰事君者必以德善益伊
傳周召為式此六君子者未嘗納譽於其君
也詩人所謂歸美者為君能下下以成其政
故臣子不敢認為已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
二之義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
臻于成也故不以六君子之道事其
君而獻諂諛導諛焉是不敬其君者也

十五年春正月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官官
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
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

諱之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時所必至台

藥發餘無所得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
捕送京師皇甫鏗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
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滌上
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服之物况金石酷裂
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臟所能勝也上
怒貶滌江陵令滌以十一月貶甫三月而帝
崩憲宗用一裴度則平河南北三十州而有
餘及用一皇甫鏗則保其身而不足豈非來
世之求
監裁

是月穆宗即位貶皇甫鏗崖州司
戶相蕭俛段文昌

長慶元年秋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

靖朱克融自為留後鎮州軍亂殺節度使田

弘正王庭湊自稱留後冬十月以裴度爲鎮
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
關以討王庭湊翰林學士元稹與樞密魏弘
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
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
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
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
奸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
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

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
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
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
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
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
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
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
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
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

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棄傳詣闕面
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
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
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留日時進退皆受
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
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
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
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
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之出臣表使百官集議

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
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積為

工部侍郎積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范氏曰昔周宣王任

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裝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未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

二年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
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
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
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
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
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
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
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
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

逼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
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皆
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
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
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
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
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
年竟無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
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

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

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胡氏曰魚朝

無功吐突承璀督六鎮無功伐蜀之役不置

監軍而劉闢授首淮蔡之役不置監軍而吳

元濟成擒上黨之役不置監軍而劉稹伏誅

夫以裴度威望之重智畧之高自相憲宗以

來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又挾烏重胤李光顏

諸名將以討幽鎮夫何足云者而不能有尺

寸功則以中制舉動建監軍而已嗚呼與亂

同事欲無敗得乎然則度不辭而當其任何

也曰天子委之中外倚之大目之義不以愛

身而忘國事也郭尚父相州之行亦猶是耶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

而罷兵以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

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可

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胡

微之以詩名出白君易上夫詩雖小技豈

知識者所能為也託意於諷諫則可以觀

事君寓情於美刺則可以觀其連政若無

識則其言背理傷道雖有華藻不能獨勝

不為人所賞重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

晉公中興之元老也崔潭峻魏弘簡刀鋸

賤人也深結崔魏左右庭湊而沮抑晉公

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本傳云諫

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

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不

兩河諸侯忠者懷疆者畏今吾東人失
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
畔換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觀意感察
伏未起謂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
始議者謂度無及連見辭切為姦檢然
帝未能明其忠及連見辭切為姦檢然
子儀閣中群臣未退宰相下奏事稱賀
舊儀帝以度勳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
融廷湊書開說諄密傳以大誼二人不
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
使度騰書布告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
顧望帝釋然乃拜度守
司徒領淮南節度使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凌轢節度使劉悟
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都將張問謀縛悟

闕下以問之悟知之及其軍士作亂殺

圍承偕之府語劉悟送劉

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敢奉詔上問度宜

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

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言

使趙弘亮在臣中持悟書公欲自云

知嘗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

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

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况悟當

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
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
半紙詔書具陳承借驕縱之罪非令悟集
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
悟也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借然大
為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尚未知之况殺
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
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
言事者皆謂度不宜出外制留度及輔政

徐州王智與逐崔群諸軍盛互何比進退未
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平章事權使
測目謂李逢吉除賊善謀可以構度共
調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欲以奇
策于進言於元稹請遣客問說賊黨使出元
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
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
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生
左神策告其事詔左僕射韓皋鞠之事皆無
驗六月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

同州刺史

按度以三月再相在位財四閱月

諫官上言度無

罪不當免相積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

不得已削積長春宮使

本傳云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

為左僕射

冬十一月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

馬上驚因得風疾自是人不得聞上起居宰相

屢乞入見不報裴度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

十一月上見群臣於紫宸殿人情稍安李逢

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

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

立太子者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且疾浸瘳

本傳帝暴風眩中外不聞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為

三年秋七月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南西

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

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

逢吉既代度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李仲言等內結宦官醜沮日聞云

四年春正月上餌方士金石藥疾復作崩敬

宗即位六月上聞王庭湊屠牛元冀家歎宰
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
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
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筭管仲曰人難
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
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勤
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
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空
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必事不效以國云

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
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
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
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
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
耶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

事

本傳壹如厚上疏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
干木如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二士止

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
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廊委參決必使戎虜畏
威幽鎮自
臣云云

寶曆元年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薨十一月
朝廷得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
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尚速
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
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
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
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以典兵馬威惠未
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
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

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
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
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必
不肯從今朝廷又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
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
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
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
仍先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
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一刺

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
拒設不從命臣欲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
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蓄兵刀足
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
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
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以從諫爲
昭義留後

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
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

每月當牙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
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
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
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
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
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
舊儀甲子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弃之藩鎮上數遣
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見

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初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待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二月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問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人服其識量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負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

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
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解舍率
已荒圯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
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
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
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敕以修東都煩
擾罷之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
融以爲踈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
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

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
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
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
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
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
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
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
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
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

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

按此果如裴度所料

軍中立

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

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願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加納為數視朝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虜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殺延嗣并屠其家載義權知留後冬十月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上遊戲無度狎昵羣小十二月辛丑為中官
劉克明等所弒克明等矯稱上旨以絳王悟
權勾當軍國事克明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
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中和等定議以衛兵
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
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

本傳帝崩定策
誅劉克明等迎

立江
王

時事起蒼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
通古今一夕處厚皆向之共議守澄等欲號

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
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
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
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
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
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
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
廡乙巳文宗即位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本傳處厚事繼母以
孝聞親歿廬墓終喪

中進士第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均引直
史館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間
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
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
上疏其言忠切願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
情密歷考功負外郎郎坐寺宰相韋貫之善出
開州刺史以戶部郎中入知制誥穆宗立為
翰林侍講李士勉厚以帝冲急不向李即與
路隋合易詩書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
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與助省覽帝稱
善並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
幸於帝建言官自鬻監籠天下之財宰相不
能詰辨群臣議死厚發十難謂其迂謬平叔
愧縮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逐為
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
當徙醜地如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
有餘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故諱久者亦已太甚讒言一聞怪交亂四國此

古人疾讒之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
道可謂孝矣按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
按罪洗釁成無改之美况涉讒乎建中
東之亂興宰相朋黨楊炎為元載復薛
為劉晏償怨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
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繇是免逢吉怒至
曆三月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吉怒至
內徒如厚復奏逢吉降官未量移吉怒至
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而
其條進翰林承旨所以廣恩於天下而
暗月視朝才三四如厚入見即自陳言
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
死爭使先帝因政下在春官十有五年
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官十有五年
子方維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
而使茲臣敢處厚曰陛下亂帝蒙宰相
用乃當饋而歎恨死蕭曹此馮唐所

史記三十一

三十一

帝有頗技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
葬猶豫未即下詔如厚入昌言曰春
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
誰哉遂奉教班諭是夕另令及他儀
責有司一出死厚死遺舊章者進拜
郎平章事堂史湯鉢數招權納財賂
曰此半滑漢
此片出之

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賞
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
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清并授受不綱
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
品澄別

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
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
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
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
德輔四朝實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
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
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
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
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

人始可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

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胡氏論

而材有愚明柔強之異知李以反之則

十有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賢甚

公宜敷求名儒實之左右使得以二

正心修身之孝輔導啓沃既博李之又

之及慎思之又明辨之知義理之正忠

別是非可否之如先後緩急之序然後

有為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植木而不

其根涇水而不亦遠乎或曰此伊尹周公之

治於頭苦不亦遠乎或曰此伊尹周公之

能身臨道末嘗亡也於人者固在

之志必以孔孟為師李之為王

之主真儒猶得以

此君子所以以

任道為重也

又而傳之復無真儒則天下實實然莫知

適卑識淺論謀王斷國而其成就不足云

時李向捷叛倉景節詔諸軍進討魏

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

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

我則不然正須所為以邦法從事耳憲

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盧數破滄鎮兵

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又

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

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春

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

考官馮宿等見之皆歎服而畏宦官

詔下物論翬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

抑之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

時執政裴與韋也亦畏官官而不敢用蕡何也

十二月韋處厚薨贈司空處厚姿壯

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疑然不可回奪

謂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惟擇官往往棄瑕

錄善時亦譏其太廣

是月以翰林學士路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本傳父必以策說渾瑊召置幕府從瑊會盟平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方嬰孺以恩

授八品官速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必若終身不引鏡

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明經授開州參軍事元和吐蕃款塞隋五上

疏請修好與得必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

徵聘而必以喪至帝怒測服除擢隋左補闕

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

三年冬十月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

兼金穀瑣碎之務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

支上許之是年八月以李宗閔平章事裴度為李德裕而宗閔有官者之助故

相為

四年正月李宗閔引牛僧孺平章事二月山

南西道節度使李絳為亂兵所害冊贈司空

謚曰貞絳所論事萬餘言

裴度以年高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以度為司

徒平章軍國重事頃疾已三五日一入中書

初裴度征淮西奉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

漸獲登用至是怨度為李德裕因其謝病九

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本傳云

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說跡遊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勲業以居上欲有所

損短之云云

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

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姬賓客悉收逮訊報

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德縣主藏

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温造獄其

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母死弗許喪度為帝言

之賞得釋時闡堅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
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
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
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
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
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
來必問度安否

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年辭老疾
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卧護北

門可也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
立其子元益度遣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而
歸朝

三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
以疾求歸東都十二月詔度入知政事中使
敦諭上道

四年閏正月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不能入
見三月薨謚文忠上恠度無遺表問其家得
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

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

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

二十餘年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

享憲宗廟庭本傳云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

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幾狀

貌執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

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

終及歿天下思其風烈葬管城至今廟食

史臣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均能持法李藩鯁

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憲宗中

興靈不謂得人而致然耶武元又

李絳

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十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

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

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自督戰遂平淮西非度

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敬不君愜人

腐夫乘釁鑄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

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沈浮為

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度何訛云

崔君平無

又曰處厚事穆敬文二宗

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寧君者

邪愚按憲宗初受羣臣朝即奮然有汛掃宇

吉南繼之斐均李絳又繼之而終之以裴度

使威令赫然復張杜居二年武李皆再入武

前後合四年李五年均三年絳四年度五年

雖皆不以其位而功烈則卓然矣今以四事

故之黃裳犯貨賄之議則正已有所不遠吉

甫被佞諛之目則正吾有所未足然其謀議

策畫皆背有可紀黃裳平定蜀夏為中興元功

之首吉甫始議鎮海後議淮蔡卒無不酬又

其功其偉至議媿博事則必欲用兵議徙城

夫德未克免地之失則吉甫之於謀國未

無可撼者若黃裳之至高崇文殆與鄧侯知

信不異吉甫始薦裴均繼引

為賢者至其以私意罷均又熟李藩前日之
羨遂不克終况以直言而排牛僧孺等以觀
望官者而擢元義方其於用人又不無可憾
者焉然則就五相而論之吉甫之為人最許
殆不相恤故史氏題其謀譽而不以正直許
之求其四者之稍備其惟均絳與度乎蓋三
人者以正律已以直事君其大節略同而均
於憲宗之問首以正心為言尤所謂知本者
均論王承宗之未可遽討策盧從史之可以
計取絳謂鎮蔡之不可并伐謂魏博之不必
用兵度於蔡鄆之役幾無遺筭蓋皆長於謀
國者均因吉甫之問疏名七三十餘以授之
一時收用略盡及當國顯以忠鯁取人其所
汲引後多為名輔弼均於知人最為諸相之
冠度知李光顏之必能成知李德裕之可
以相亦均之亞也然三人孜孜奉國卒不免
為姦邪所擠者蓋格心之業非大人不能而
遇生于巷納約自備皆人臣至難之事故必

伊尹而後能使大甲之徒義必周公而後能
去成王之疑心憲宗天資多欲而易盈三人
者盡言救過則有之而引君當道使志於仁
則未也然當均絳之時帝方銳意興復猶有
所畏而下敢肆及淮蔡既平志氣驕溢後縱
遂生度雖苦口力爭已無數於敗矣然則晉
公之識慮其猶在范文子之後乎故大學之
序必致知必誠意必正心脩身而後推之於
家國天下未有不繇此而能致君堯舜者也
裴李諸賢亦槩嘗有聞矣然講之不精語之
不詳故無以格其非心而卒致後日之禍其
亦可惜也夫苦李藩若韋貫之若崔羣材雖
不逮五人然皆忠誠亮直其於中興之功蓋
有助焉與厚當敬文之世能區區左右晉公
以有為亦一時
真相故得附此

